



日本研究
Japan Studies
ISSN 1003-4048,CN 21-1027/C

《日本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作者：闫坤，周旭海
网络首发日期：2025-07-18
引用格式：闫坤，周旭海.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J/OL]. 日本研究. <https://link.cnki.net/urlid/21.1027.C.20250717.1455.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闫坤 周旭海

【内容摘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此后，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其经济服务化特征持续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关键突破，包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此外，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不少堵点卡点，如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其经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不利冲击。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链供应链 服务化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1.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资助项目“日本现代经济体系演变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借鉴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4SGB003）

【作者简介】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周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序言

日本向非洲派遣自卫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同为亚洲后发经济体的日本是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代表，曾两次经历经济增速换挡，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及成效值得深

入探究。现有关于日本产业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日本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研究不多，且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少长周期视角，已有文献或侧重分析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时期的产业发展，或侧重讨论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时期的产业发展，容易因顾此失彼而难以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二是缺少全局思维，已有文献往往将现代制造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割裂开来，对日本现代制造业的兴衰沉浮给予重点关

注，容易忽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本文将系统剖析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及成效，梳理其推动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典型事实，明晰其中的关键突破和堵点卡点，以期充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别研究。

一、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事实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此后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深，迈入后工业化阶段。^[1] 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提升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时，日本还通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并通过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二战结束后，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小农户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农业生产形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成为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从农业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等维度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2] 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

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同时下降，这并非意味着农业本身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只是因为农业部门的扩张速度低于其他生产部门。^[3] 随着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价格升至高于农机等现代要素的价格，农业领域内现代要素的比重明显上升。然而，不能片面追求现代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还需时刻关注要素组合的动态变化，以避免成本上涨对农业经营报酬造成负面冲击。由于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日本农业领域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投入占比逐渐降低，化肥、农机、服务等现代要素投入占比明显提高。在此过程中，要素组合不断优化升级，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经营报酬得以大幅提升。^[4] 如图 1 所示，1955 年至 2020 年，日本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9.2% 下降到 1.1%，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 41.3% 下降到 3.8%，且两项指标之间的差距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1955 年日本农户收入与非农户收入之比为 77%，但 1970 年该指标已上升到 94%，1980 年其更是达到 116%，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功消除，这一优势得以长期延续。^[5]

2. 演进脉络

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初期，日本农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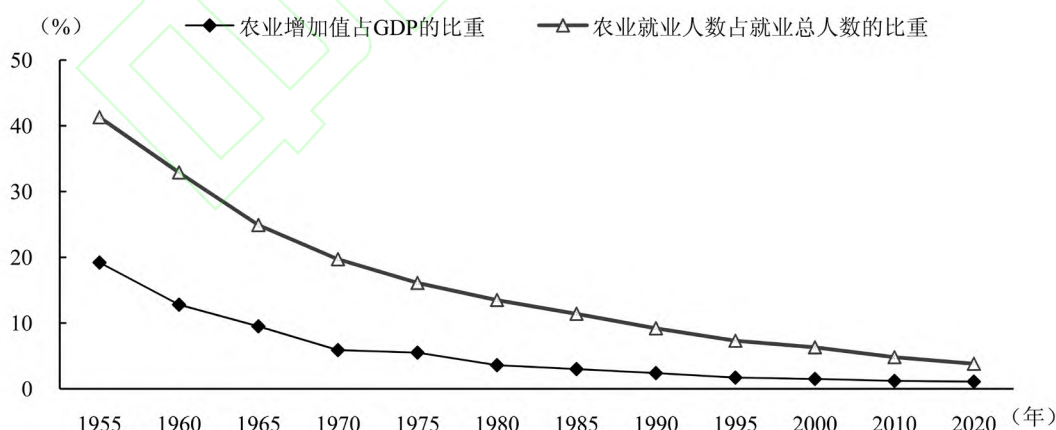


图 1 1955 年—2020 年日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中村尚史，中林真幸．岩波講座 日本經濟の歴史（第 5 卷）[M]．東京：岩波書店，2018:288；經濟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經濟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1961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提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目标,鼓励农户之间流转土地。1962年,日本修订《农地法》,放宽农户占地上限,允许农业生产法人取得农地。1970年,日本再次修订《农地法》,彻底取消了农户占地上限和地租上限,对缔结和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约束也有所松动。1980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增进法》,该法规定农户可基于市町村公示的农地利用促进计划,自由缔结和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合同到期即代表土地租赁关系的终结,承租方需及时归还农地,由此有效推动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1975年至1995年,日本土地流转面积由5.3万公顷增加到9.5万公顷,其中以租赁形式流转的面积占比由11.3%大幅提升到71.6%。^[6]近年来,日本一方面加大对农业骨干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鼓励农业经营法人化;另一方面依托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提供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引导土地向农业骨干经营主体集中。2010年至2023年,骨干农业经营主体集中的耕地面积占日本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由48.1%上升到60.4%。^[7]此外,日本十分重视通过土地改良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土地改良项目的实施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土地改良区,其中土地改良区由15名以上的受益农户自发成立,要求征得地区内2/3以上受益农户的同意,以充分尊重本地居民意愿和地区发展理念开展建设。项目建设费用的1/2至2/3由国家补贴,其余费用由地方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8]1969年至2018年,日本改良后的水田中达到规模经营标准的比例由2.4%上升到65.9%,且据农林水产省调查,土地改良促使土地利用率平均上升22个百分点,高收益作物种植面积增加18.9%。^[9]

规模化和机械化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但机械化更为关键,因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将农民从传统农业耕种方式中解放出来。^[10]在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时期,日本重视引导小农户购置小型农机和合作利用大中型农机,由此顺利成为亚洲首个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普及的主要是耕耘机、动

力喷雾器、小型拖拉机等移动作业的农业机械。这些小型农机操作便利,不需要经过大量的专业培训即可上手使用,因此颇受农户青睐。政府不仅为农户自行购置和联合购置农机提供高比例的补贴,还为其提供低息及无息贷款。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乘坐式拖拉机、水稻插秧机和联合收割机等主要大中型农机保有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农业机械化进入以大中型农机为主导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农协为主导的农机租赁服务市场发展壮大。农协出资购入农机后,需要租赁农机的农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与农协商定租赁日期,由农协负责统一调度管理。农户根据租赁时间的长短缴纳数额不等的租金,进而获取农机的使用权。与此同时,农协不以营利为活动目的,其所获得的盈余会根据业务规模和利用情况按比例返还给农机使用者,或是直接采取降低租金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水稻生产主要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对人力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1960年至1980年,日本水稻生产单位面积直接劳动时间减少了63.0%。^[1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主要大中型农机保有量逐渐下滑,反映出其需求增长空间趋于饱和,农业机械化再次面临转型。由于大中型农机的作业潜能还未得到充分释放,在降低农业机械化成本的动力驱使下,日本农业机械化政策的重心转向鼓励农户采用农机服务,农机合作利用和作业服务外包的情况越发普遍。换言之,其农业机械化进程由农机数量型增长转向了更加注重机械化的质量和效率。

(二) 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坚持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重视做强最优制造业。从生产材料、技术和规模维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基本实现工业化。^[12]此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发展高端化转型,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泡沫经济崩溃后,尽管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日本依然努力发掘制造业新的增长点,积极引导制造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以此维

持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如图2所示,1955年至1970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7.5%上升到34.9%,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18.4%上升到26.7%,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明显上升。从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来看,食品、纺织、造纸等行业扩张速度放缓,化学、钢铁、石油制品、金属制品等行业扩张速度加快,即出现了由轻工业占主导向重化学工业占主导转型的趋势。

1970年至1990年,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但重化学工业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以电子机械业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加速发展。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渐下降。1995年至2020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3.9%下降到20.2%,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21.8%下降到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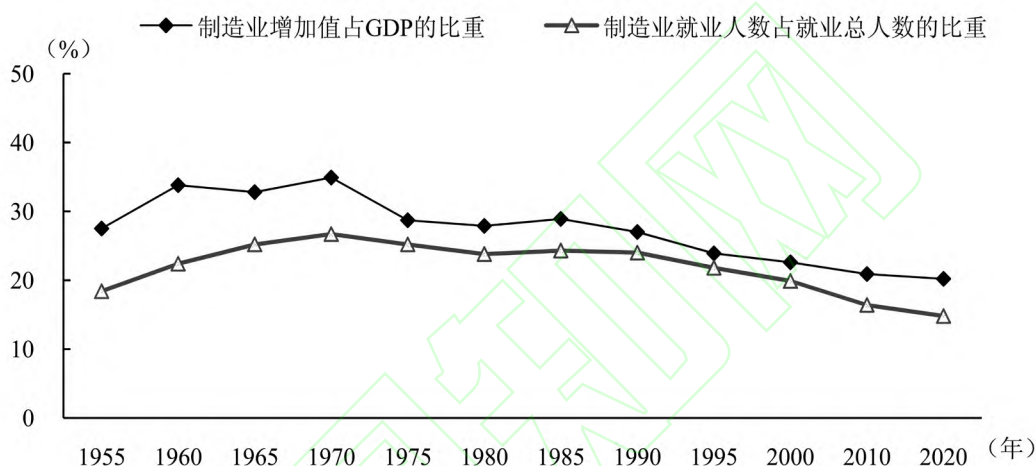


图2 1955年—2020年日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注：不包含第二产业中的矿业和建筑业。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中村尚史，中林真幸．岩波講座 日本經濟の歴史（第5卷）[M]．東京：岩波書店．2018：288；經濟産業研究所．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經濟産業研究所．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2. 演进脉络

二战结束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重视从微观层面对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细节实施干预,力求推动技术水平提高和机械设备现代化,提升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1956年,日本颁布《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意图通过制定“合理化基本计划”、提供融资支持和推动实施共同行为政策等手段,有效振兴基础机械和基础零部件生产,加速实现机械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构建合理的机械工业生产体系。1957年,日本又颁布《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意图通过发放补助金和提供融资支持等手段,鼓励电子工业领域企业研发新技术。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产业发展重心由

轻工业转向包括钢铁、石油化工、电子等领域在内的重化学工业。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国内需求减少和产能过剩的趋势,过于强调重化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还引发了环境污染、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对结构性萧条产业进行重点调整,旨在加快处置过剩设备,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在这一时期,补助金在日本一般会计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高达三分之一左右。^[13]1971年,通商产业省发布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日本需要实现由重化学工业为主导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转型,其中后者包括研发密集型产业、高端组装产业、时

尚产业和知识产业。^[14]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日本通过开发高性能、低价格和节能型的通信设备、半导体、家电、汽车等产品,实现了对美贸易顺差的大幅扩大。以家电为例,1966年至1988年,日本多达75%的电视机、90%的彩色电视机出口到美国。^[15]1975年至1985年,日本对美出口金额由111.5亿美元上升到652.8亿美元,对美贸易收支由4.6亿美元逆差转变为394.9亿美元顺差。^[16]与此同时,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超过75%,达到美国的约4倍。^[17]1980年,日本在超级计算机产业领域还几乎是空白,但到1989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到35.7%,同年国内市场占有率更是一度高达88.2%。^[18]

进入21世纪,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日本制造业发展面临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增强等挑战。日本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明显减少,更加注重引导企业调整经营业务和形成创新体系,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解决各类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课题。^[19]2001年,日本在《IT基本法》的基础上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建设战略(“e-Japan”战略),其中一大重要政策考量是充分利用IT技术,创造新的业务和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竞争力强化,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雇佣扩大。^[20]2016年,日本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规划》中提出了“社会5.0”(日本版“工业4.0”)的概念,强调制造业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消费者需求、商品库存和配送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21]日本政府还将数字产业发展与半导体产业振兴紧密联系起,于2021年发布《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该战略要求依托数字投资加速的趋势开展尖端半导体国际研发合作,加快建设以数据基地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在产业领域普及优质云服务。^[22]

绿色化转型方面,日本2020年专门发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增长战略》,列出14个重点产业领域的绿色转型计划,明确了各产业领域的转型目标和进度表,与制造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汽车、半导体、船舶、航空飞行器等。在汽车领域,日本计划到2035年乘用车新车完全实现由燃

油车到电动车的过渡,到2050年使合成液体燃料的市场价格低于汽油,2030年前尽快降低车载用蓄电池生产成本至不超过1万日元/千瓦时;在半导体领域,日本意图加大功率半导体研发和普及力度,目标是2030年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1.7万亿日元;在船舶领域,日本将推动渔船采用清洁能源,引入零碳新型船舶,目标是2025年、2028年和2030年分别实现零碳船舶的实证检验、商业运营和普及,预计2050年船舶全面使用氢燃料和氨燃料等替代燃料;在航空飞行器领域,日本将促进飞机装备和动力系统电力化,推动氢燃料飞机研发,促进机身和发动机轻便化、高效化,开发生物质燃料和合成燃料。^[23]

(三)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服务业实现初步发展,特别是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为制造业现代化提供基础条件的服务业扩张较为明显。如下页图3所示,1955年至1970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7.0%上升到51.0%,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33.8%上升到44.9%。其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0.3%上升到13.9%,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由12.2%上升到16.0%。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制造业朝高端化转型,日本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呈现融合发展的崭新态势,助推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1975年至1990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5.6%上升到60.4%,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48.6%上升到56.4%。其中,租赁业、汽车维修业、速记业、商品检查业等对企业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服务化特征更为明显。1995年至2020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66.4%上升到72.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60.8%上升到74.1%。一方面,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加深和零售业交易方式变化的背景下,信息服务业、信用卡业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医疗卫生业、社会保障业、介护业等对个人服务业迅速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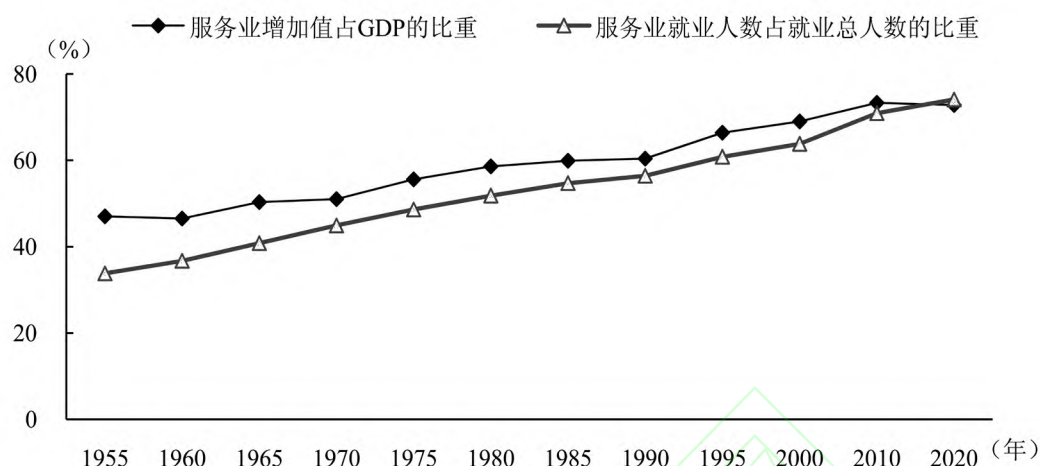


图3 1955年—2020年日本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中村尚史，中林真幸．岩波講座 日本經濟の歴史（第5卷）[M]．東京：岩波書店．2018:288；經濟産業研究所．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經濟産業研究所．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2. 演进脉络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由于技术进步和家庭收入提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日本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居民倾向于追求“量的富裕”。在此背景下，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批发零售业发展壮大。批发业方面，1953年《禁止垄断法》的修订促使日本形成了以综合商社为主干的运作模式，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等头部综合商社规模庞大，涉足各类商品经营，业务范围遍及全球。零售业方面，管制放松和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使百货店实现迅速扩张，超市则作为一种新兴零售业态崛起。^[24]面对零售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为维护中小零售商的正当利益，规范流通秩序，日本相继制定了《百货店法（新版）》《大店法》《中小零售商业振兴法》等一系列法律。此外，由于重工业发展资金需求量大，该时期日本金融业实现初步发展，企业与特定银行开展长期合作、银行成为企业股东的主银行制度得到确立。日本分别于1950年和1951年设立了日本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向重点发展产业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有效解决企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更新设备时面临的融资难题。同时，商业银行也积极通过合并实现规模扩张，如1965年住友银行与河内银行合并，进

而跃居为日本国内资金规模第二大的银行。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将经济服务化纳入产业政策制定。《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倡导发展知识产业，涵盖信息处理和提供服务、教育、咨询、软件开发等行业，并要求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大力发展需求增长的休闲服务业和对企业服务业。^[25]1978年，日本颁布《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明确将软件开发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从各类对企业服务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租赁业发展较为瞩目，仅1971年至1979年，交易额就由0.3万亿日元增加到1.5万亿日元，信息通信机械、医疗器械、商业用机械租赁比重明显增加。^[26]此外，受经济增速换挡和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该时期日本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转型步伐加快。批发业方面，轻工业产品所占份额明显下降，重化学工业产品和加工组装工业产品所占份额明显上升，且综合商社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其经营的家电、汽车、电子机械等产品席卷欧美市场；零售业方面，超市业务扩张加速，销售额超过百货店，便利店这一新兴零售业态发展壮大；金融业方面，储蓄过剩和国际货币体系转型促使日本卷入金融自由化浪潮，日本政府实施了撤销利率管制、放宽金融机构主营业务和市场

准入限制、放宽公司债发行限制等一系列措施。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制造业生产率下降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迅速提升的局面,日本进一步强调推动服务业变革和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同时并未降低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在 2006 年发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日本提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引擎带动经济增长,力争走出一条与美国将产业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不同的道路。^[27] 尽管日本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较为滞后,但随着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业企业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其信息服务业还是呈加速发展态势。1990 年至 2024 年,日本信息服务业年销售额由 3.1 万亿日元增加到 18.0 万亿日元。^[28] 同时,在百货店、超市和各类零售店销售信用业务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日本信用卡业实现快速发展。1994 年至 2024 年,日本信用卡业年交易额由 13.7 万亿日元增加到 101.8 万亿日元。又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催生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日本 1997 年制定了《介护保险法》,2000 年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依据人口形势和护理需求变化情况,对该制度不断进行调整,进而促使大批企业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29] 2000 年至 2021 年,日本介护业实际增加值由 1.8 万亿日元提高到 8.6 万亿日元。^[30] 此外,考虑到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为节省用工成本增加了非正规雇佣的比例,日本对《劳动派遣法》进行多次修订,扩大了可派遣的行业范围,加强了对派遣人员的权益保护,由此助推劳动派遣业快速发展。2000 年至 2022 年,日本劳动派遣业市场规模由 1.7 万亿日元扩大到 8.8 万亿日元。^[31]

二、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突破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积极成效不仅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体现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乃至低速增长时期。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得以在一些重点产业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即使经济增速两次换挡,也难以湮没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突破性亮点。

(一) 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并对全球经济具有了更加显著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但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依然是其发展的一大短板。如何基于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从土地生产率来看,1961 年至 2022 年,日本谷物单产由 4173.5 千克/公顷增加到 6273.0 千克/公顷,增幅达 50.3%。2022 年,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农业强国谷物单产分别为 8071.7 千克/公顷、7720.1 千克/公顷、6654.9 千克/公顷,日本与其差距并不大。^[32] 从农业贸易来看,2012 年至 2023 年,日本农业出口额由 0.4 万亿日元增加到 1.4 万亿日元,增幅达 302.0%。^[33] 同时期,美国农业出口额由 1459.2 亿美元增加到 1748.7 亿美元,增幅为 19.8%,小于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明显上升。^[34] 那么,日本是否扭转了小农生产格局,更加趋近于欧美发达国家? 通过简单计算可发现,1960 年至 2020 年,日本农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仅由 0.88 公顷上升到 1.57 公顷,绝大多数农户仍属于世界银行所界定的小农户的范畴,即土地经营不超过 2 公顷。^[35] 换言之,其补齐农业发展短板的方式并非一味推进土地集中。

促进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是日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的关键路径。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为核心的“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运动在日本大分县率先打响。地方政府重在将农民对本地特色资源的运用智慧和创意转化为商业价值,不仅专门设立技能培训学校和研发指导机构,还以承办异地展销会和先进研发团体表彰会的方式打响品牌知名度,助推形成“麦烧酒”“丰后牛”“柚子胡椒”等一批高附加值本土品牌。^[36] 1979 年至 1984 年,大分县“一村一品”有关活动次数由 26 次增加到 34 次,持续天数由 145 天增加到 229 天,销售额由不足 1 亿日元大幅上升到 3.5 亿日元。大分县的成功实践成为日本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的典范,截至 1988 年,日本约有七成地方行政区开展了类似的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运动。^[37] “一村一品”

运动可谓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由内生式向外生式转变的重要节点，本地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调动，带动农业要素组合持续升级，为农业产业链增值和就业岗位增加开辟了新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农业经济学家今村奈良臣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角度，提出六次产业化理论，该理论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应用。其主旨是推动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交叉融合（“1+2+3”“1×2×3”），通过活用地域资源延伸出更高的附加值。2010 年，日本出台《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提倡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在当地消费利用，为支持农业经营者开展产业融合创新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农业经营者及其组成的团体可向农林水产大臣提交综合化事业计划，从而获取补贴和融资支持。截至 2025 年 1 月，综合化事业计划累计认定数量已达 2642 件。^[38]日本六次产业化政策重视发掘农村独有的资源优势与功能价值，鼓励农工商联合开展长期持续经营，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2010 年至 2022 年，日本农业生产关联行业年销售额由 1.7 万亿日元增加到 2.2 万亿日元，就业者数量在农业经营者老龄化背景下仍由 39.9 万人增加到 40.3 万人。^[39]

（二）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

日本在高端制造领域拥有全面且深入的布局，工业机器人、半导体材料、数控机床、精密加工、显示技术、航空航天等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在汽车行业和电气设备行业对工业机器人需求量猛增的背景下，日本工业机器人供应量一度占全球市场的 88%。尽管近年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仍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近一半的份额。^[40]同时，日本在多种半导体关键材料上处于垄断地位。为强化半导体产业发展基础，巩固半导体领域技术优势，日本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发布修订后的《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该战略提出加大与海外半导体代工厂的合作，在国内建设高端半导体生产基地，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半导体技术研发，并努力推动数据基地建设。^[41]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 2023 年实施的“主要商品和服

务市场份额调查”，日本半导体材料有三个品类位居全球首位，分别是光刻胶、硅晶圆、光掩膜基板，排名前三的日企合计份额分别达 75.9%、44.6% 和 100%。^[42]此外，日本加工组装工业在成本和质量方面拥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关键原因是模具供应商具备高技术水平，其拥有能够满足组件制造商对零部件质量和精度要求的机械加工技术和组装加工技术，这构成了组件制造商实现柔性生产的基础。^[43]

从宏观层面来看，日本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灵活调整产业政策，致力于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福利国家建设”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和“新资本主义”阶段，产业政策也出现了由强调政府作用到强调市场作用，再到兼顾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转变，政府与市场之间逐渐呈现良性互动趋势。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便重视为制造业现代化立法，并采取了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持等多种配套政策措施。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相继出台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起齐备的产业再生政策体系，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明显减少，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权、激发企业创新动能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性提升、收入差距扩大等中长期课题，日本产业政策的内涵和范围明显扩大，演化为广义的产业政策，更加重视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调需求侧和供给侧协同发力。^[44]

从微观层面来看，日本政府注重扶持深耕行业细分市场、专注于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制造业企业，强调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发掘品牌长期价值。2013 年和 2020 年，经济产业省两次开展“国际利基领军企业”（Global Niche Top）评选，分别选出 100 家和 113 家隐形冠军日本企业。如下页表 1 所示，绝大部分获评企业为优势制造业企业以及中坚和中小企业，平均占据约一半的国际市场份额，且有着较高的营业收益率。针对中坚和中小企业通过“出海”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日本形成了贯穿业务全流程的支持体系：

(1) 在了解和调查阶段，贸易振兴机构、国际协力机构、商工会议所等协助企业收集海外市场、在地企业、法律法规等基本信息，并举办知识讲座；(2) 在业务筹备阶段，贸易振兴机构、东京共同会计事务所等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国际协力机构、经济产业省等帮助企业调查业务开展可行性，特许厅、发明推进协会为企业申请海外专利减免手续费和提供补贴；(3) 在业务开展阶段，经济产业省针对企业利用示范性商业模式出口和与“全球南方”企业合作提供补贴，国际协力银行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或协调民间金融机构贷款，商工中金银行设立专项

资金向隐形冠军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政策金融公库为企业海外发展和业务重组提供贷款；(4) 在业务持稳阶段，贸易保险公司为企业管理风险提供出口信用贷款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海外产业育成协会为企业招聘外国人才和开展培训提供支持，贸易振兴机构协助企业处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45] 得益于全方位的海外业务支持，中坚和中小企业品牌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其能够安心耕耘自身熟悉和具备比较优势的赛道，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品牌建设和精细化经营，不断积累经验、谋求突破。^[46]

表 1 日本“国际利基领军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 家, %)

基本情况	2013 年评选	2020 年评选
企业总数	100	113
机械和加工行业企业占比	52.0	54.0
材料和化学行业企业占比	20.0	21.2
电力和电子行业企业占比	15.0	17.7
消费品和其他行业企业占比	13.0	7.1
大企业占比	6.0	32.7
中坚企业占比	25.0	18.6
中小企业占比	69.0	48.7
平均国际市场占有率	59.6	43.4
平均营业收益率	10.7	12.7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製造産業局 . グローバルニッチトップ企業 100 選 表彰企業の分析 [EB/OL].[2014-08-22](2024-12-20).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eizo_sangyo/pdf/002_s02_00.pdf；経済産業省 . 2020 年版 グローバルニッチトップ企業 100 選 [EB/OL].[2022-06-30](2024-12-20).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gnt100/index.html.

(三) 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

随着日本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一般机械业、电子机械业、运输机械业等加工组装机做大做强，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制造业的联系愈发紧密，服务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现象更加普遍。服务业企业依托其技术优势，将产业链布局向上游延伸至研发设计环节，制造业企业则向下游扩展至销售环节。^[47]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批发零售业、对个人服务业等相对传统的服务业增长几近停滞，信息服务业、对企业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壮大，反映出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融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由于日本

注重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尽可能高品质的服务，其服务业在国际社会上颇受好评，进而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能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根据日本公益机构“生产性本部”针对出租车、汽车维修、快递等 28 项服务开展的“日美服务品质调查”，日美两国受访者均认可日本在其中 25 项服务中拥有更高的品质，平均得分比美国高 10% 至 20%。^[48]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企业发展面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产业链不稳定性增加等机遇和挑战，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越发体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过往，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售卖有形的产品，向顾

客提供价值。如今,制造业企业由产品导向和销售导向转向顾客导向,更加重视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融合程度不断提升,企业单向的“价值提供”模式也升级为企业和顾客的“价格共创”模式。^[49]2017年,日本专门提出“互联工业”的概念,其包括三大支柱:(1)实现人、机械和系统相协调的新型数字社会;(2)通过合作与共同努力解决工业发展面临的课题;(3)积极推进培养适应数字技术的人才。^[50]“互联工业”要求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其来源包括物与物的连接、人与机械及系统之间的协调、人在与技术相连的过程中激发出的智慧和创意、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连接、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相连的过程中传承的技能和智慧等。在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融合过程中,日本重视发挥其高技术力和高现场力的优势,努力构筑以解决课题为导向、以人为本的新型产业社会。^[51]从企业的典型事例来看,日本大金空调的产品搭载了物联网技术,能够对世界各地空调设备的运转情况和室温等信息进行集中管理,通过自动控制提供舒适的空调环境,并提供故障检查和远程检查服务。日本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依托传感器开发了轮胎安全监测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和监测轮胎压力、磨损和温度等信息,当出现异常时将向运行管理者发送警报,从而有助于降低轮胎维护成本和因故障而产生的机会成本。^[52]

三、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堵点卡点

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在短期内跃升为全球排名靠前的发达经济体,但其产业发展仍遗留了诸多问题,对其经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需要找准制约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成效。

(一) 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

日本是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的典型代表,但与多数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农业强国不同,其粮食自给率明显偏低。如下页图4所示,2023年,日本按热量计算和按生产额计算的粮食自给率分别仅为38%和61%。尽管日本能够保证大米这一主食基本自给,但小麦、大豆等重要粮食品种仍

严重依赖于进口,一旦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粮食市场秩序紊乱,便可能给粮食安全保障带来较大冲击。受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日本农产品价格持续攀升。2020年至2024年,日本平均农产品价格指数由100.0上升到115.9。^[53]在此背景下,日本家庭消费呈现“降级”趋势,社会弱势群体获取优质粮食更是愈发困难。面对偶发性的粮食供应减少和需求增加,2024年第三季度,日本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米荒”,从而再次印证了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的事实。

日本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本质上是对农业过度保护导致的结果。为争取农村选票,日本政府顺应农协的要求,采取控制大米产量的方式维持高米价,并对进口大米征收高额关税,避免“谷贱伤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减反”政策,引导稻农减耕减产,该政策直到2018年才被全面废除,给耕地集约利用和粮食稳定供应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同时,日本政府还向小规模兼业农户发放多种类型的普惠式补贴,致使其长期滞留在农业部门,进而骨干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进一步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日本对农协实施大幅度改革,旨在削弱其行政力量,破除其在农业经营中的垄断,但遭遇了强大阻力,改革推进较为缓慢。至今,农协在大米流通中的垄断地位尚未被打破,“米荒”得到一定缓解后大米价格依然持续走高,农协是背后的重要推手。整体而言,可以认为日本粮食供应陷入了高成本、高补贴、高关税、高价格的困局。^[54]另外,日本在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时期未形成严格的农地“非农化”“非粮化”管控机制,直到2009年才修改《农地法》相关条文,大幅强化对弃耕地和农地非农转用的约束,加大违规转用的处罚力度,但为时已晚。1970年至2020年,日本耕地播种面积由631.1万公顷下降到399.1万公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386.8万公顷下降到202.0万公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由61.3%下降到50.6%。^[55]如果上述势头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日本既无法确保“谷物基本自给”,也难以宣称“口粮绝对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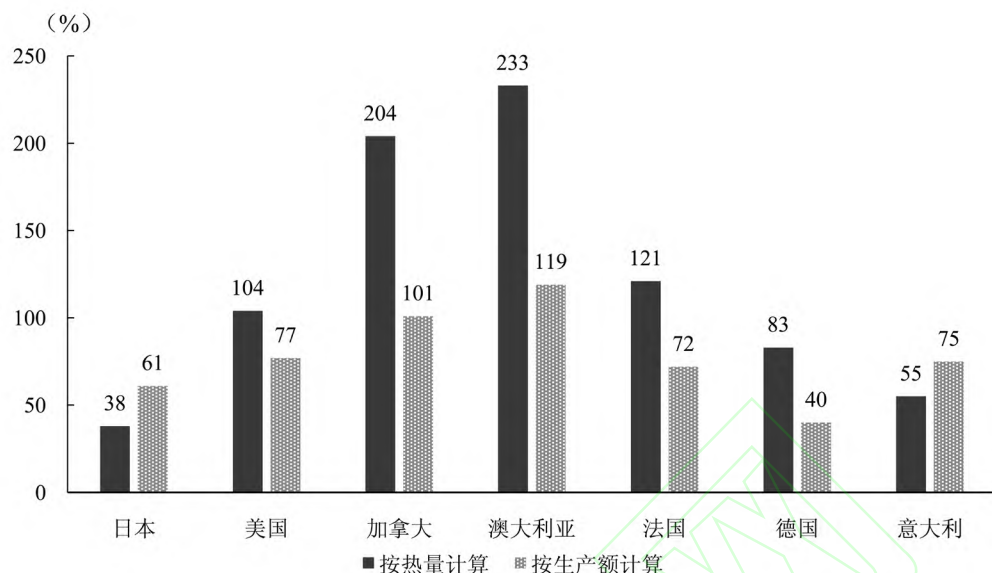


图4 2023年日本与其他全球代表性农业强国的粮食自给率比较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諸外国・地域の食料自給率等について [EB/OL].[2024-11-11](2024-12-20).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013.html

（二）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企业海外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贸易立国”“投资立国”相继成为日本国策，但制造业的大规模迅速外迁也带来了产业空心化隐忧。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黑字还流”计划，从国际贸易盈余中拿出部分资金，依托政府开发援助、商业贷款等渠道，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帮助日本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形成跨国产业链。^[56]“黑字还流”计划促使日本企业加速将制造业产品转移到海外生产加工，起到了缓和国际经贸摩擦、促进日元国际化和助推企业“出海”等作用，同时也引发了本土投资增速不及海外投资增速、企业“脱实向虚”趋势加深等问题。21世纪初，日本社会各界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明显加剧。产业空心化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和生产率两方面。^[57]

第一，产业空心化引发了就业机会减少风险。据日本《劳动经济白皮书》推算，20世纪90年代，产业转移使日本制造业国内就业下降约60万人。^[58]其原因在于，海外子公司大规模生产本应在国内生产的商品，且母公司大规模购买海外子公司生产的商品，出口替代效应和

逆进口效应之和大于出口促进效应和进口转移效应之和，导致国内生产减少。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日本平均失业率分别达3.2%和4.7%，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2.5%上升显著。^[59]从行业看，电力机械等出口导向性产业的就业人数下降最为明显。从企业规模看，就业人数下降的主要是该阶段“出海”步伐加速的中小企业，大企业就业人数无显著变化。

第二，产业空心化引发了生产率停滞风险。制造业是创新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长期以来，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然而，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日本制造业科技进步趋缓，从而导致生产率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拖累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前一个十年的3.3%下降到1.0%，GDP增速也由前一个十年的4.4%下降到0.9%。^[60]从国际竞争力来看，如图5所示，1990年至2022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指数（CIP）不断下降，排名由全球第2位跌落到第8位，中国该指数排名则由全球第35位攀升到第2位，在2014年超过日本。

（三）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乃至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明显滞后，赋能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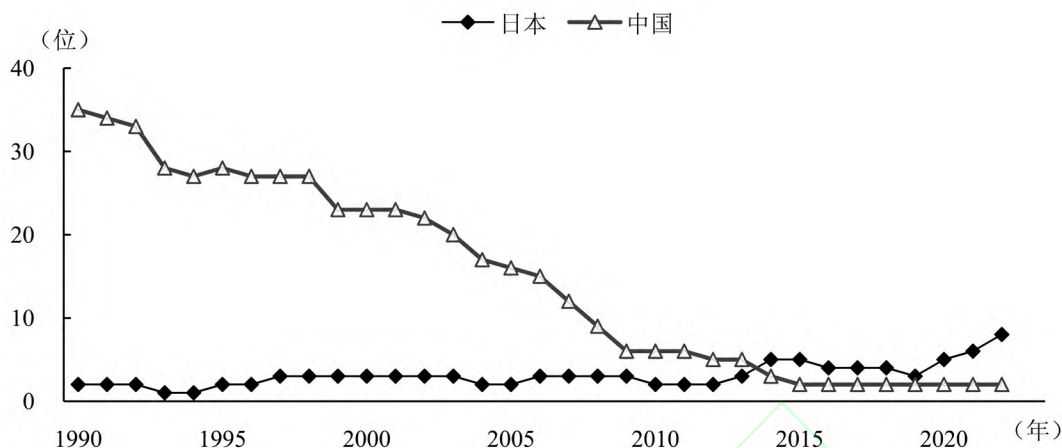


图5 1990年—2022年日本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的变化

资料来源：UNIDO Statistics Portal.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CIP)[EB/OL].[2024-06-28](2024-12-20).<https://stat.unido.org/analytical-tools/cip?country=392>.

产业体系建设效果不佳，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如图5所示，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2024年，日本综合数字竞争力位列全球第31位，美国、韩国和中国分别位列第4位、第6位和第14位。^[61]分指标来看，日本“为将来作准备”“知识”两项分别位列全球第38位和第31位，反映出在商业敏锐性和数字人才培养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62]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同时推进，各行各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均急剧增加。然而，日本数字人才多集中于数字产业，仅有27.7%的数字人才分布在非数字产业，这一比例明显低于美国的64.5%和德国的61.4%。^[63]

日本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第一，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影响了数字人才的供给和数字技术的推广。日本老龄化率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如今位列全球首位。^[64]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多为学习能力强和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的年轻人，日本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给数字人才供给数量和质量均带来冲击；另一方面，老年人数字素养通常不足，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较弱，日本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阻碍了数字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进而难以有效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第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给数据互通共享带来不便。2021年，日本在内阁官房信息技术（IT）综合战略室的基础上新设数字厅，负责统筹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此外，日本地方行政部门和地方社会的数字化建设由总务省负责，产业界的数字化转型由经济产业省负责。由于各部门仅在其所辖范围内开展工作，彼此之间的信息互认共享和协同配合十分薄弱，不利于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65]

第三，日本企业独特的“调整文化”和对数字化转型的片面认知延缓了创新进程。“调整文化”的特征是相比作出正确的决策更加重视维护组织秩序和稳定，受其影响，日本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度和反应能力尤为不足。对于投资数字化设备 and 应用数字技术，具备相关经验的员工通常优先考虑决策层本身的偏好，在推进决策的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同时，许多日本企业仅将数字化转型视作企业内部业务体制的调整，看重其是否能发挥提高业务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等作用，却忽略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模式的重塑，进而在加快数字化转型上表现得不够积极，呈现“防守型投资”的姿态。^[66]

四、结语

从日本战后以来的实践不难看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

变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但其基础性地位未有改变,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后,日本迈入后工业化阶段,农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均逐渐下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经济服务化特征明显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是日本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在评判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成效时,需要坚持长周期视角,树立辩证思维。既要看到日本探索出一条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之路,又要看到对农业过度保护致使其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既要看到产业政策的灵活调整巩固了日本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实力,又要看到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致使其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既要看到日本通过支持企业“出海”培育和壮大了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又要看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给其经济社会带来了负面冲击。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不能照搬也没有必要照搬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做法。应从产业发展实际出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此外,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得失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举,在统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平衡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助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链。二是要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破解产业升级转型的瓶颈制约,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三是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各类中小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健全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机制,集聚半官方机构、非官方机构和业界力量,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参考文献:

- [1] 厚生労働省.平成 22 年版労働経済の分析 [EB/OL].[2010-08-03][2024-12-05].<https://www.mhlw.go.jp/wp/hakusyo/roudou/10/>.
- [2] 暉峻衆三.日本の農業 150 年 1850 ~ 2000 年 [M].東京:有斐閣,2003:231-232.
- [3] 张建华.农业与工业化 [J].经济研究,2022(03):20-24.
- [4] 刘守英,陈航.东亚乡村变迁的典型事实再审视——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J].农业经济问题,2022(07):25-40.
- [5]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农业经济论 [M].沈金虎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32.
- [6] 農林水産省.農地政策をめぐる事情 [EB/OL].[2007-01-30][2024-12-05].https://www.maff.go.jp/j/study/nouti_seisaku/01/pdf/data3-1.pdf.
- [7] 農林水産省.担い手への農地集積の状況 [EB/OL].[2024-06-25][2024-12-05].<https://www.maff.go.jp/j/keiei/koukai/kikou/attach/pdf/nouchibank-88.pdf>.
- [8] 農林水産省.土地改良事業における地方公共団体の負担割合の指針(ガイドライン)について [EB/OL].[2024-11-08][2024-12-10].<https://www.maff.go.jp/j/nousin/tizai/gaidorain.html>.
- [9] 農林水産省.土地改良事業が果たしてきた役割等について [EB/OL].[2024-02-17][2024-12-10].<https://www.maff.go.jp/j/nousin/tizai/gaidorain.html>.
- [10] 冀名峰,李琳.农业生产托管: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 [J].农业经济问题,2020(01):68-75.
- [11] 農林水産省.農産物生産費統計 [EB/OL].[2024-03-29][2024-12-10].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noukei/seisanhi_nousan/index.html.
- [12] 篠原三代平.産業構造論 [M].東京:筑摩書房,1976:239.
- [13] 田正.日本政府产业补助金体系及其特点分析 [J].日本研究,72-84.
- [14] 産業構造審議会.70 年代の通商産業政策:産業構造審議会中間答申 [M].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71:32.
- [15] 王厚双,王柏.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手段转换的动因与效果 [J].日本学刊,2022(03):92-123.
- [16] 佐藤定幸.日米経済摩擦の構図 [M].東京:有斐閣,1988:6.

[17] 西村吉雄. 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 [M]. 侯秀娟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81.

[18] 韩建鹏, 倪峰. 从超级计算机产业的兴起看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兼论日美高科技竞争中日本的比较优势 [J]. 当代亚太, 1995(02):27-30.

[19] 闫坤, 周旭海. 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 特征事实、政策应对与启示镜鉴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06):15-30.

[20] 総務省. 令和3年版情報通信白書 [EB/OL]. [2021-07-30](2024-12-05).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r03.html>.

[21] 内閣府. Society 5.0 資料 [EB/OL]. [2022-11-13](2024-12-05). https://www8.cao.go.jp/cstp/society5_0/society5_0.pdf.

[22] 経済産業省. 半導体・デジタル産業戦略 [EB/OL]. [2021-06-03](2024-12-05). 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joho/conference/semicon_digital/20210603008-1.pdf.

[23] 経済産業省. 2050年カーボンニュートラルに伴うグリーン成長戦略 [EB/OL]. [2021-06-18](2024-12-05). https://www.meti.go.jp/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ggs/index.html.

[24] 前田和利. 日本における百貨店の革新性と適応性—生成・成長・成熟・危機の過程—[J]. 駒大経営研究, 1999(03-04):109-130.

[25] 森川正之. サービス産業と政策の百年: 概観 [J]. RIETI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7(03):1-36.

[26] リース事業協会. リース事業協会50年史 I [EB/OL]. [2021-06-28](2024-12-05). <https://www.leasing.or.jp/50th/docs/50thhistory01.pdf>.

[27] 経済産業省. 新経済成長戦略(骨子) [EB/OL]. [2006-08-01](2024-12-05).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06_04_02.pdf.

[28] 経済産業省. 特定サービス産業動態統計調査 [EB/OL]. [2025-02-17](2025-02-25).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06_04_02.pdf.

[29] 郭佩.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借鉴 [J]. 中国金融, 2023(12):83-84.

[30] 経済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23 [EB/OL]. [2024-06-13](2024-12-05). <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31] 厚生労働省. 労働者派遣事業の事業報告の集計結果について [EB/OL]. [2024-03-29](2025-02-25).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06_04_02.pdf.

[32]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EB/OL]. [2025-01-28](2024-02-16). <https://data.worldbank.org/>.

[33] 農林水産省. 農林水産物輸出入情報・概況 [EB/OL]. [2024-12-17](2024-12-20). <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kokusai/index.html#r>.

[34]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24-04-16](2024-12-20). <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foreign-agricultural-trade-of-the-united-states-fatus/>.

[35] 農林水産省. 農林業センサス [EB/OL]. [2021-06-30](2024-12-20). <https://www.maff.go.jp/j/tokei/census/afc/>.

[36] 胡霞, 周旭海. 要素组合方式升级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型: 日本农业工业化的经验与启示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1(03):109-117.

[37] 大森彌. 一村一品運動20年の記録 [M]. 大分: 大分県一村一品21推進協議会, 2021:128.

[38] 農林水産省. 六次産業化・地産地消法に基づく総合化事業計画等の認定について [EB/OL]. [2025-01-31](2025-02-16). <https://www.maff.go.jp/j/nousin/inobe/6jika/nintei.html>.

[39] 農林水産省. 6次産業化総合調査 [EB/OL]. [2024-07-05](2024-12-20). <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rokujika/index.html>.

[40] ニューススイッチ. 日本の産業ロボットのシェアが30年で88%→50%に急落した背景 [EB/OL]. [2023-11-21](2024-12-20). <https://newswitch.jp/p/39207>.

[41] 経済産業省. 半導体・デジタル産業戦略 [EB/OL]. [2023-06-06](2024-12-20).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6/20230606003/20230606003-1.pdf>.

[42] 日本経済新聞. 点検世界シェア71品目 [EB/OL]. [2023-06-06](2024-12-20). <https://vdata.nikkei.com/newsgraphics/share-ranking/#/year/latest/chart-cards>.

[43] 田口直樹. 日本における金型産業の技術的特質 [J]. 経営研究, 1996(03):69-86.

[44] 田正, 杨功金. 大变局下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动向 [J]. 日本学刊, 2022(06):82-103.

[45] 経済産業省関東経済産業局. 2024年版中小企業海外展開支援施策集(関東版) [EB/OL]. [2024-09-02](2024-12-20). https://www.kanto.meti.go.jp/seisaku/kaigai_tenkai/data/2024sesakusyuu.pdf.

[46] 刘瑞, 周旭海. 日本中小企业“出海”: 历程、特

点及支持体系[J]. 日本学刊, 2024(06):99-125.

[47] 田正. 日本服务业的发展与困境——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检验[J]. 日本学刊, 2017(03):109-128.

[48] 日本生産性本部. サービス品質の日米比較[EB/OL].[2017-07-12](2024-12-05).https://www.jpc-net.jp/research/rd/report/pdf/sd4_sum.pdf.

[49] 日本能率協会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製造業のサービス化とは何か?[EB/OL].[2016-06-01](2024-12-05).https://www.jmac.co.jp/column/detail/watanabe_001.html.

[50] 経済産業省. Connected Industries[EB/OL].[2017-12-07](2024-12-05).http://www.iotac.jp/wp-content/uploads/2016/01/資料2-1_経済産業省資料.pdf.

[51] 経済産業省. 2018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EB/OL].[2018-05-29](2024-12-05).https://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mono/2018/honbun_pdf/index.html.

[52] IFS Labo. 製造業のサービス化「サービタイゼーション」事例4選! 必要性和戦略を解説[EB/OL].[2022-07-28](2024-12-05).<https://ichengsi.co.jp/ifs-labo/seizogyo-service/>.

[53] 農林水産省. 農作物価統計調査(令和2年基準)[EB/OL].[2025-01-31](2024-12-20).<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noubukka/index.html>.

[54] 闫坤, 周旭海. 农业现代化的日本经验及借鉴[J]. 经济导刊, 2023(11):88-90.

[55] 農林水産省. 面積調査[EB/OL].[2021-03-31](2024-12-20).<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sakumotu/menseki/>.

[56] 徐启元, 陈璐. 日本“黑字还流”经验[J]. 中国金融, 2018(05):84-86.

[57] 杨洋, 姚一旻. 日本产业对外转移的特点、影响及教训[J]. 中国外汇, 2024(07):72-74.

[58] 厚生労働省. 平成15年版労働経済の分析[EB/OL].[2003-08-26](2024-12-20).<https://www.mhlw.go.jp/toukei-hakusho/hakusho/roudou/2003/>.

[59] 内閣府. 令和6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EB/OL].[2024-08-02](2024-12-20).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4/index_pdf.html.

[60] 経済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

[6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4[EB/OL].[2024-11-11](2024-12-23).<https://imd.widen.net/s/xvhldkrrkw/20241111-wcc-digital-report-2024-wip>.

[62] 日本経済新聞. 日本のデジタル競争力、24年は1つ上げ31位技術に評価[EB/OL].[2024-11-14](2024-12-23).<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13AB90T11C24A1000000/>.

[63] 内閣府. 令和2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EB/OL].[2020-11-06](2024-12-23).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0/index_pdf.html.

[64] 内閣府. 令和4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EB/OL].[2022-06-14](2024-12-23).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22/zenbun/04pdf_index.html.

[65] 田正. 日本数字经济发展动因与趋势分析[J]. 东北亚学刊, 2022(02):26-35.

[66] ビズクロ. 日本のデジタル化はなぜ遅れてる? 根本的な原因や今後の課題と対策について[EB/OL].[2022-05-22](2024-12-23).<https://bizx.chatwork.com/digitalization/japan-delay/>.

(责任编辑 许悦雷)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Japa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Yan Kun Zhou Xuhai

Abstract: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a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From 1950s to 1970s, Japan achieved economic take-off with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n, Japan has entered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stage and seen the servit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its econom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ntent of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Japan also pays atten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us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supporting rol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Japan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key breakthrough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cluding becoming a small-scale but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power, 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deeply integrat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with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bottlenecks and obstacles in Japa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uch as weakened resilience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 risks brought by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its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operation.

Key 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Servitization; Digital Economy

日本の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における代表的な特徴と動的最適化

閆 坤 周旭海

要旨：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は系統的な工程であり、同時に動的に発展する過程でもある。1950年代から1970年代にかけて、日本は急速な工業化によって経済の躍進を実現し、農業の国民経済に占める割合が大幅に低下し、製造業とサービス業の国民経済に占める割合が著しく上昇した。その後、ポスト工業化社会に入った日本では、経済のサービス化という特徴が引き続き強まっていった。現代製造業の発展を推進することは常に日本が現代化産業体系を構築する上での核心となる。一方で、日本は現代農業と現代サービス業の発展を推進することにも力を入れ、それによって現代農業の基盤的役割と現代サービス業の支える役割を効果的に果たしてきた。産業の発展方向に対する継続的な改善と動的な最適化を通じて、日本は現代化産業体系を構築する中で一連のカギとなる突破を実現しており、具体的には小規模で特色ある農業強国の構築、ハイレベル製造業の優位性の維持、現代サービス業と現代製造業の深い融合が挙げられる。さらに、日本の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に多くの課題も直面しており、例えば食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強靱性の弱化、産業空洞化によるリスク、デジタル経済の発展機会損失などがあり、これらが日本経済の持続的かつ健全な発展に不利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現代化産業体系、産業チェー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サービス化、デジタル経済